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现在长大了，画画成了我的职业。画画的时候，我总喜欢画那些可爱的小动物，特别是那些毛茸茸的小动物。它们的样子总是那么惹人喜爱，让人忍不住想要去摸一摸。而且，它们的生活习性也很有趣，让人忍不住想要去了解它们。所以，我总是喜欢画它们，把它们画得活灵活现，让人一看就知道它们是那些可爱的小动物。”

——王小明

“我最喜欢画的是那些可爱的小动物，特别是那些毛茸茸的小动物。它们的样子总是那么惹人喜爱，让人忍不住想要去摸一摸。而且，它们的生活习性也很有趣，让人忍不住想要去了解它们。所以，我总是喜欢画它们，把它们画得活灵活现，让人一看就知道它们是那些可爱的小动物。”

——王小明

“我最喜欢画的是那些可爱的小动物，特别是那些毛茸茸的小动物。它们的样子总是那么惹人喜爱，让人忍不住想要去摸一摸。而且，它们的生活习性也很有趣，让人忍不住想要去了解它们。所以，我总是喜欢画它们，把它们画得活灵活现，让人一看就知道它们是那些可爱的小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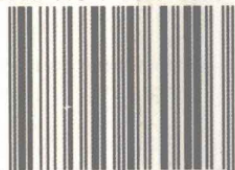
——王小明

“我最喜欢画的是那些可爱的小动物，特别是那些毛茸茸的小动物。它们的样子总是那么惹人喜爱，让人忍不住想要去摸一摸。而且，它们的生活习性也很有趣，让人忍不住想要去了解它们。所以，我总是喜欢画它们，把它们画得活灵活现，让人一看就知道它们是那些可爱的小动物。”

——王小明



ISBN 978-7-5059-6050-3



9 787505 960503 >

定价：28.00元

愚

人

阎肃

丁亥年冬

小鱼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愚人 / 小鱼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5059-6050-3

I. 愚… II. 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84286号

书 名	愚 人
作 者	小 鱼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其芳
责任校对	王建党
责任印制	李寒江 王其芳
印 刷	中国文联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2.75
插 页	7页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6050-3
定 价	28.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尺子涯皆有
缘好人一生平

歲次乙酉冬月

並天野

印

致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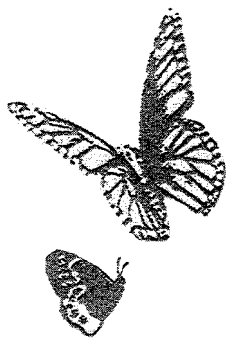
“愚人”默默地走来，就像羞嗒嗒的女生。
缺乏勇气和自信，也没有作家的技巧和水平。
只想低低的倾诉，说说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
没把你当作外人，只当作知心的姐妹和弟兄。
人生如同一场梦，也许大家会有共鸣。
或许你过得更好些，或许也是“愚人节”出生。
有失败也有成功，总感叹人间多愚弄。
人生好比浩瀚的大海，我们在海水中漂浮不定。
你追求波涛汹涌，我向往风平浪静。
其实上帝很公平，给了我们宝贵的生命。
感谢它吧！让我们品尝人生。
无论曲折与顺利，无论失败与成功，
都是世间最美好的收藏，都是人生值得回味的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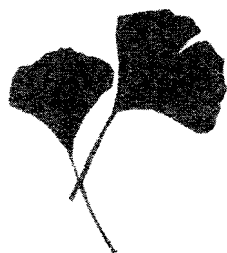
小 鱼



目 录

- 第一章 飘回的云 / 1
- 第二章 破灭的梦 / 16
- 第三章 两对父母 / 27
- 第四章 心灵苦役 / 43
- 第五章 失去爱恋 / 59
- 第六章 不速之客 / 71
- 第七章 怀念女友 / 81
- 第八章 愚弄愚人 / 92
- 第九章 “涕”笑姻缘 / 110
- 第十章 秋的凄凉 / 127
- 第十一章 个体生涯 / 146
- 第十二章 走进郑文 / 158
- 第十三章 冬青性格 / 176
- 第十四章 贵人相助 / 186
- 第十五章 踏足工地 / 209





- 第十六章 皓龙大哥 / 223
- 第十七章 秀秀嫂子 / 232
- 第十八章 谁主沉浮 / 239
- 第十九章 黎家五虎 / 249
- 第二十章 以棋应试 / 260
- 第二十一章 想到死时 / 267
- 第二十二章 酒店开业 / 287
- 第二十三章 生死关头 / 306
- 第二十四章 心灵相通 / 323
- 第二十五章 生日谱曲 / 336
- 第二十六章 因祸得福 / 353
- 第二十七章 法庭辩护 / 368
- 第二十八章 雀巢与咖啡 / 376
- 第二十九章 化蝶飞去 / 385
- 尾 声 走向世界 / 401



第一章 飘回的云

当岁月不再延续,心已如止水,一切都归于平静的时候,是赵志强的一个电话,像一颗流星划破夜空,使夜不再宁静……

“林璧雪,你一定要来参加这次校庆,为什么不来?非要等我亲自给你打电话?你是不来就是不给我和老校长面子。”接着又开玩笑说:“你这个校花儿要是不来参加,校庆就得暗淡一半儿,那我组织的这次活动就等于失败了啊,一定要来啊!”

我“习禅”三载,并顺利地完成了剑桥的“世界文化比较”专业论文时,已经四十不惑。为了儿时的梦,我找到了梦中的境地,尼斯湖畔——来到了英国。

今天是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我站在剑桥不远处那座占地一万平方米的中国式庙宇“智远寺”的门前,听完了“慧能”大师系列讲座的最后一课。我想:寺庙——这一弘扬东方佛文化的象征,矗立在屈指可数的现代世界著名高等学府剑桥大学旁,这似乎是释迦牟尼与上帝的一次亲密握手。我,祈求世界和平!同时,“爱国”这两个字,此时此刻便不无自豪地在心头涌动。难道是俗根未去?不!那是在天国圣殿里才会有此高尚的情感。此时,我体会到了一种神圣!

街上涌来戴着面具的狂欢队伍,抬头望去空中飘满了花花绿绿的气球。啊!“愚人节”?





巧合的是那天正好是新千年(2000年)的四月一日。

又是“愚人节”！不知为什么，这个盛行于西方的节日却在一个东方女人的生命历程中成为生死难弃的机缘和爱恨交织的劫日。我要回国了，从异国到故乡，现代的航行变得如此便捷。但，我却无法躲避这一天，我想，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时，它还将会在时序中永远永远地继续存在下去——“愚人节”。

我回来啦！随着人群走出候机大厅，第一眼看见的是我的音乐老师岳洋，她还是那样，像个快乐的芭比娃娃。只是头发已经花白了，还戴上了眼镜，她竟亲自来接我？她身旁是年轻的新校长——一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他自我介绍叫谢宁。

我的老同学赵志强也来了，他是这次校庆的导演之一，也是我们班从小学到中学时的老班长。那个时候从小学升中学不考试，没有选择，整个班没有几个流失的，除极个别同学的家离学校实在太远才转学外，其余的同学一同窗就是十一年。

赵志强个子不高，又胖，因此，他的外号叫“小皮球”，他的灵活与机敏也像个皮球，上蹿下跳的。大家都说：“看人家‘小皮球’的生意，稍不留神就蹦到美国去了，做了跨国公司的老板。”我倒觉得他做事像球拍，有板有眼的。

啊！还有薛小媚！薛小媚是与我保持联系最长的一位女同学。

在他们身后站着的是我的丈夫，确切的称呼应该是：我孩子的父亲杨雪峰。他“憨”笑着走过来接过我手中的行李，并开玩笑地说：“我以为飞机降落时带下一朵白云还不够本儿，顺便又还扯下了一缕阳光呢。”我知道他是在说我的服饰和头发。大家都朝着我笑。分别三年他也没变，还是那么风趣，爱打哈哈。

四月初的北京，人们衣着的色彩还没有那么鲜艳，而我却穿了一件白色的风衣和一双白皮靴，头发焗染成了金黄色。

我与大家一一握手，赵志强又用老班长的口气命令说：“林璧





雪！你们两口子亲热的时间还长着呢，现在听我安排：薛小媚你坐杨雪峰的车，林璧雪、岳老师和谢校长都坐我车，我们有事商量，去MOON.LIGHT慕莱特酒店，我请客！”

我拥着岳老师和薛小媚走向停车场。当赵志强的车起步的一刹那，我看见水泥柱旁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不是郑文吗？正要打招呼，却又顿住了……哎，老毛病又犯了……

“林璧雪，以你和赵志强为首出资修建的图书馆、电教室和音乐厅明天一齐举行落成典礼，区政府和市教育局都要来人参加，到时候你一定要来啊。”正好谢校长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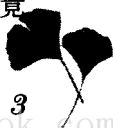
坐在前边的岳老师只是回头看着我笑，仿佛谢校长的话她没听见。还是赵志强告诉我说岳老师在一年前得了一场重病，耳朵已经听不见了，连助听器对她都不起作用了，但她并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她用手机发信息的形式与同学们交谈，保持着乐观的态度。听了赵志强的话，我心里一阵酸楚，眼里闪烁着泪花，一种由衷的敬意油然而生。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是她用美妙的音乐丰富了我的想像力，让我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是她在我感到恐惧、迷茫、绝望时为我指点迷津，让我勇敢地走出挫折和困难的低谷；是她给了我信心和勇气，让我成为一个自律而幸运的女人。

她对我不想回学校参加庆典表示遗憾。劝我说：“来吧，你不来，我都会失望的，你是我们学校的骄傲，特别是在女生中，她们都说你是我们女人的骄傲啊！”

不参加校庆，是我在长途电话里早已说明的，我从容得体地表示了真诚谢意，说明了实际的理由。但，在我的内心深处，则是怕触景生情，我怕那块伤疤，怕再走进那少年时期的操场上，我怕……

我的生母曾说过我，魂魄没有长全就出生了，所以胆子小。可为什么在我身上又时常表现出倔犟和无畏呢？我曾多次问自己，究竟





是扭曲致使我弱小,还是弱小致使我多次被扭曲。我的生命,跌跌撞撞。又是何种力量在冥冥之中支持着我,保佑我,使我总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总有贵人相助呢?为什么我总能从最狭小的缝隙中顺利走过,而为人羡慕,为己庆幸呢?是否真得像“慧能”大师对我说过的那样:“你与生俱来有一种圆通。”或许是我的生父母从没离开过我?她们在另一个世界里,在我看不到的地方一直关注着我,护佑着我?

大家为我接风的晚宴在欢笑声中结束。

送走赵志强、谢校长和岳老师。我和薛小媚虽然上了杨雪峰的车,但并没有马上回家,我让他把我们送到了薛小媚的家。也许,这种做法使人感到疑惑或不正常,但故事就是从这“不正常”里发生的。

薛小媚把我带到一个离市区开车需要半小时的楼群里,周围漆黑一片,楼群里没有几户人家亮着灯。她说:“这是你走那年新开发的小区,因为周边设施不齐全,房子不好卖。是一个朋友欠我几万块钱,拿这房顶债的。”房间不小但很零乱,稀奇古怪的东西一片一片的,都是薛小媚有钱时胡乱买的。过了时的高档衣服堆得让我看着都有点晕,真想帮她收拾一下却又无从下手,只好把沙发上的东西挪了挪坐下。我们俩无话不说,今天就想在一起说说心里话。由于刚才见面时,她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有些不敢认了,她骨瘦如柴,脸上干涩毫无光泽,只有那双笑眼和那对酒窝还能寻找到她昔日的影子。

我努力追忆着中学时代的薛小媚,耳旁仿佛又听到了她那银铃般的笑声,她要是发起威来,恐怕当今声震全球的帕瓦罗蒂也要退避三舍。

我心里一阵酸楚,原先对她有种出于女人的抱怨和轻蔑,怪她咎由自取。可今天看到她的样子,不由得同情起来,她曾对我说过,





她就是让她后来认识的那个男人给“涮了”，“涮”得两手空空，甚至无立锥之地。她很后悔，她是大把大把花钱惯了的，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我没见过那个男人，但从她的口中得知，是一个轻浮浪荡的无赖，是靠外表专“吃软饭”的家伙。

她指着桌上一个信封说：“我也收到了请柬，真难为他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可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我能去吗？”我不忍再看她。小媚的哭是低声的、哽咽的。她说她已经好多年没哭过了。在我的记忆中她真的没有哭过，只是喊过，骂过，还用手抓破过一个男生的脸。

“今天，你回来了，泪也来了，你说，咱俩……，从小就……，没白好，是吧……”

我对薛小媚说：“你明天一定要到医院去，你是因没有看病的钱吗？明天我陪你去。”我俩说呀说，没有一点儿困意，直到深更。记忆的钥匙很奇怪，有时藏在一棵树上，有时藏在一首歌里，有时藏在好友的身上，或者，是一本纸页发黄的书中，所有记忆就会安睡在那里，像被死死地锁在里面，想打，都打不开。而自己的身上，只有通往记忆库的那道门而已，可光有门不行啊，需要谁人来为你提供钥匙，这个人是上帝。什么时候让你打开它？在什么情形下？是何等的境遇？都由不得你。

初中二年级时的薛小媚，同学们都叫她“小媚女”。那时，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那个在中国人里很难找到的高鼻子。听说她是初二年级六个班中是最漂亮的女生，也是最大胆的女生。

那天下午是自由活动时间，当时的自由活动，其实没有什么娱乐内容，多数同学都聚在楼下跳皮筋儿（皮筋儿也都是从各家的奶瓶上卸下串起来的）、跳绳儿——即双摇（两根大绳儿一边站一个人用左右手摇，其他人在中间跳）。

那天轮到我值日，为了晚上放学能和同学们一起回家，我和另外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就利用课间在教室里打扫卫生，正弯着腰扫地。





“林璧雪！哪个是林璧雪？”

谁的声音这么清脆，银铃般悦耳？一个和我一样高矮的女生跑进来，也不知我班哪个同学给她指的是我，她走过来伸出她的手指，端起我的下巴左看看右看看。

我长到今天，还没有人这样放肆地碰过我的脸。心里猛然涌起一阵恼怒，不知说什么好，也不知该怎样反抗，又不知她是谁，找我有何事？

在我正不知所措的时候，她说：“你就是林璧雪？我怎么就没注意到你呢？果真很漂亮。呵！还真像他们说的，像个日本姑娘！”

她用漂亮的笑眼儿盯着我，我不知她是在夸奖我，还是在讽刺我？因为我感到她在“坏笑”。

我把脸闪开，并没说话。不知该怎么面对这个突兀放肆地闯进教室站在我面前的女孩儿。

她又说：“林璧雪，同学们都说，咱俩是全校最漂亮的女生，我就不信谁敢和我一样漂亮，我正和两个男生打着赌呢！”

我很奇怪，认为这些话与我无关，干吗要急急忙忙来找我呢？我不知该怎样回答她，她也不容我回答。

这时同我一起做值日的男生不知和那个女生说了一句什么，只看她手一抬一个巴掌打下去，“你说谁呢？我追谁了？你嘴闲得没事儿干了？”此时她的嗓门大得压过了课间活动的嘈杂声，语气中还带着骄横。我有点儿吃惊，倒退了几步，看着距我两米处，站在讲台旁的这个“小媚女”，简直不敢相信这声音是从她喉咙里发出来的，与刚才进来时的那个女孩儿判若两人。打骂之后她又说：“林璧雪，我叫薛小媚，是六班的！以后有什么事找我！有空儿咱俩一起出去玩玩儿。”然后扭头走了。

这就是薛小媚，她祖籍常州，长相中有着江南美女的细腻。但性格却像北方男人那种有点儿野性的女生。





我呆呆地站在教室中间,好一会儿才回过神儿来。后来我才知道,她发火是因为那个男生背后议论她,说她在追一个外号叫“米黄”的男生,还说她特别主动,被她听见了。我也曾经听到过,但我对这些并不太感兴趣。

天很蓝,我是天空中那片恬静的白云,一阵风吹过来,将云稍稍弄零乱了一小片。

我也听说过,有好几个女生同时在追一个外号叫“米黄”的男生。同学也给我指点过一个骑着海蓝色自行车,穿一条米黄色裤子,绿色短袖上衣,头戴一顶军帽的高年级男生。因为那个年代的衣裤只要不打补丁的都算是好衣服了,还基本上是黑色、蓝色的棉布衣裤。因此米黄色带裤线的裤子,和那件绿色的短袖上衣就已经足够在学生中“扎眼”了。何况,那么漂亮样式的自行车,好比现在的某个学生开一辆小跑车上学一样。好些女生都在私下“议论他”、“讽刺他”甚至“骂他”,说什么“狂不狂看米黄”。言外之意说他太狂了!那个年代人们形容过于前卫的人都用“狂”,“狂”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但,我总能从那些话中听出一些“别的”来,一种羡慕、好奇又追求不到的妒忌。那些嘲讽的、讥笑的、或者骂人的话,从十几岁的女生口中说出,多数带着言不由衷的反面意思。

我上初中的那个时代,就是一个言不由衷的年代,实际上都是在发育中的少男少女们,对异性的好奇与吸引,是那样的感觉,迷茫、神秘。其实,越感到迷茫就越觉得神秘,但谁也不敢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却又都心里痒痒的,就只能诉诸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了。

有时候,虽然在同班,近在咫尺,却像相隔万里,有时候,虽然是同桌,却也记不住对方的姓名。虽然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特别的感觉,可相互也不敢说话。实际上,有些学习好的女生,会利用给某些落后的男生辅导这个“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勾引”男生。当然,男生心里





很高兴,就不可能告诉老师。而那些没有心计也没有这种机会的女生,当着同学们的面和男生逗着玩,老师反而会说她招惹男生,只要招惹男生就不是好女生了。男生就更别提了,若招惹女生,搞不好就视为不正经的小流氓了。

我尽量回避这一切,默默无语。我的生活很机械,从家到学校,从学校到家。原本,我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家,有父母和三个姐姐一个妹妹。学校,除了上课,就是到学校文艺宣传队去排练,或者和班里的几个女生一块儿玩儿,别无旁顾。就像天空中那片白云,静静地站在远处观看,看腻了悄悄地飘走,去寻找更蓝的天。因此,我不懂那个薛小媚为什么突然来找我,更不明白她为什么还说有事儿去找她。我能有什么事找她呢?

在学校,在班里,我的话很少。我喜欢平平淡淡,按部就班,喜欢平湖秋月,空谷幽兰那种恬静的生活。习惯一个人的星期天,和那几本“小人书”做伴,还喜欢帮助养母剪花枝,将那儿盆花儿一盆盆地搬出去,一盆盆地搬进来。学着生母用小剪刀将那零乱的,长的散漫的花与枝剪下来。那些年,破四旧立四新,消灭资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情调,“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产阶级的花”。因此街道不提倡养花儿。初二时,家家都可以养花了,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诗词里有“战地黄花分外香”,也不知谁说“黄花”就是“菊花”,所以人们就开始养菊花,也只许养菊花,而且最好是黄色的。

我家大院住着 31 户人家,我每日低头进低头出。记得一次,我家邻居有个男生曾故意撞我的膀子,说了声“不开窍儿”!

当时我还很生气,心里想“那么宽的楼道撞我干什么,讨厌!”

我也从没骂过男生“流氓”之类的话,习惯于不说话、不搭理。

薛小媚说我长得漂亮,其实亲戚、邻居也都这么说过,这话当时对于我来说,既没惊喜,也不反感,内心没有什么特别反映。

倒是大家说的那个“米黄”在薛小媚走出教室后的好一阵子,让





我渐渐苏醒了一些。我发现自己也是留意过的,这种留意尽管无心,还是比较清晰的。又因今天薛小媚的激醒,“米黄”在我脑海里,慢慢浮出水面,渐渐地更加清晰起来……

那是一次学校的播音员的选拔考试。

语文老师在课堂上突然喊我的名字。“林璧雪!”我有点不知所措,以为我做错了什么。

“下午第三节课,你到校广播室去参加考试,准备一下高尔基的《海燕》。”

那时候没有自愿报名,什么事都由老师指定。校广播员也是指定参加考试,然后选拔出来的。

下午我向广播室走去时,要经过大操场,好像前面走着的其他班女生中有薛小媚,还有我们院儿的另一个女生。她们说说笑笑走在前头。我本想叫那个邻居女生,又没敢喊。我那时在校内外,从没敢大声喊叫过,何况又不知道其他那几个女生都是谁,只好一人跟在她们后面。

从小学我就喜欢朗诵,因此,高尔基的《海燕》早已倒背如流了。但今天有点紧张,怕忘词儿,便一边走一边背。

这时,一个男生匆匆从我身边走过,超过我时,回头朝我一笑。我愣了片刻,感觉那笑容很灿烂,是我从未见到过的,仿佛一缕阳光从门缝中挤进来,让黑屋一亮。然后,他也走向广播室,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穿了一条米黄色的裤子。

广播室很大,中间用两块布帘隔开,恰好留了一道缝儿。

老师一个接一个地喊名字,喊到谁,谁进去。都是朗诵高尔基的《海燕》。

……

我记得第一次给我鼓励的人是二姐夏雪,她不仅自己学习成绩好,还辅导下面三个妹妹。有一次见我们不好好抄作业(其实抄作业

